

诗碑共证的真挚友情

郝岳才 文/图

傅山先生有五言律诗《悼高字一》三首，其一：“只说高居士，蒙堂尚眇眇。揭来齋白意，当面试清差。生死要平素，然疑想不排。道场分卫日，痛减一人斋。”其二：“不作假名士，今成真古人。转时心匪石，居处率能鹑。短杖休扶汉，长宵黯向晨。坟头生草怒，遍野照愁磷。”其三：“不是讥兄腐，单怜野草情。难同鬼火熄，应学佛灯明。一点真丹性，三生业白灵。熟缘红土梵，来听诵经声。”自注：“腐草化为萤，偶沾之。恐不知者谓讥刺其腐，居士实不腐也。”

高字一是何人，傅山为什么作三首五律悼念之？张耀先、丁宝铨诸本《霜红龕集》均如此注：“高名肖柴，邑南乡人，明诸生。”高字一即高肖柴，一为名，一为字，是傅山先生同道挚友。其论据有二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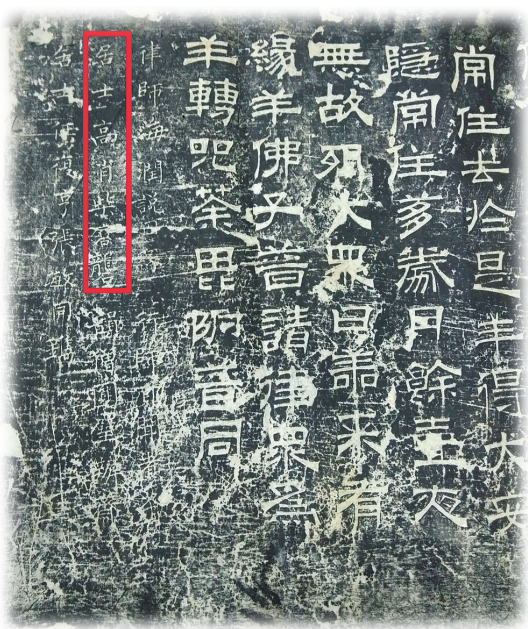
其一，高肖柴曾度藏傅山先生诗稿，颜之“国朝至宝”，并以“明后学高肖柴”之名作叙文。

此《国朝至宝叙》录之于张廷鉴《霜红龕集拾遗》抄本中：

乙巳岁，予侨寓红土沟昆尼院中，翻阅竺典，偶于红笥内见有残编一帙，展视之，乃青主先生所著诗稿也。忠义之气跃跃纸上，且异才奥学，一世无伦。嗟嗟，我国朝养士几三百载，恩至渥矣，而报国之士指不多屈。吾乡千里内外仅得先生一人，有先生而日月可以常明，河山可以增丽，吐奇毓瑞，赫赫两间，岂特耀兼城、夸敌国已哉！予得是集，如获佳珍，颜之曰“国朝至宝”，洵不诬已，因而什袭捧藏，行住观读，恍如面晤先生，而听夕承侍也。世有脍炙斯编者，思欲向予求购。予又焉肯重千金轻拱璧乎！则予于先生有深嗜焉，然亦天下后世之所同嗜也！

其二，高肖柴参与了傅山先生《茶毗羊记》碑刻相关事宜。

太原白云寺曾有傅山先生《茶毗羊记》碑，碑文讲述的是一只供羊跑入白云寺寻求庇护，尔后无疾而终，被视为佛子茶毗的故事。上世纪初东缉虎营建成傅祠，此碑与傅山先生所书《天泽润公碑》《上兰五龙祠场圃记》，以及《宝贤堂石刻》《古宝贤堂石刻》《北周淮郡太守曹恪碑》《隋洛阴修寺碑》《唐妒神颂》《魏程哲碑》等碑碣，魏李僧元造像、魏陈神妻四面造像、魏母丘氏造像等造像，一起移入祠中。遗憾的是，历经战乱后，《茶毗羊记》《五龙祠场圃记》等碑石均不知所终。而在诸版《霜红龕集》与《傅山全书》中，《茶毗羊记》也仅录碑文，刻碑人



傅山先生《茶毗羊记》碑文

等信息一概略去。傅山先生这块碑，不仅有着较高的文献价值，也是隶书精品。所幸此碑广为清代以来书法界推崇，拓片得以留存于世。碑文后的刻碑人等文字计有三列，楷书“律师海润说因缘，行师口闻煮茶；居士高肖柴磨磬，韵僧圆璧办斋；居士任复亨、张敏同镌”。

由于史料缺乏，傅山与高肖柴的交往细节已难以求证，但通过上述分析，大体可以得出肯定的结论：高肖柴，字字一，或以字行，名字一，明诸生，为明清之际阳曲县或太原县人。明时傅山、高肖柴并不相识，清康熙四年（1665），高肖柴以居士身份入居太原红土沟白云寺，无意间发现了寺中留存的傅山诗稿，珍之藏之，颜之以“国朝至宝”，并作《国朝至宝叙》以记述。在之后的岁月中，常来常住于白云寺的傅山先生与高肖柴结识，并成为同道挚友，围炉夜话，抱团取暖，相互砥砺。白云寺发生一件供羊入寺寻求庇护的奇事后，傅山欣然提笔，以《茶毗羊记》记之，高肖柴与圆璧等参与其中，并承担磨磬之责，由碑刻名家任复亨、张敏合作镌刻上石，成就一段佳话。正是同道挚友的缘故，当高肖柴离世后，傅山先生作三首五言律诗《悼高字一》。

多福寺

晓 星

多福寺位于太原市西北24公里的崛山景区之内。该寺始建于唐代，初名崛崛教寺，明洪武年间重建，明弘治年间改名为多福寺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攀爬，我们终于来到了山顶，再往下走一段，多福寺静静地矗立在眼前。红墙碧瓦，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庄严神圣。

走进山门，便是天王殿，殿内塑有哼哈二将和四大天王，他们形态各异，栩栩如生，仿佛在守护着这座古寺。穿过天王殿，眼前便是寺院的主建筑——大雄宝殿。大殿宏伟瑰丽，面阔七间，进深五间，四周围廊，前后出檐均有明柱，屋顶四周琉璃剪边。殿内供奉着三佛四菩萨，中间是释迦牟尼佛，两边是药师佛和弥陀佛，普贤、观音、文殊三位菩萨分立三佛之前，另在释迦佛背后还有一尊倒坐观音。这些佛像和菩萨像，雕塑丰满、线条柔晰，造型娴雅，表情祥和。

而大雄宝殿内最让人惊艳的，当属那84幅明代壁画。这些壁画分布在大殿的东、西、北三壁，以连环画的形式描绘了释迦牟尼佛的生平事迹。画面上，人物形象逼真，线条流畅，着色讲究，立体感强，生动地展现了佛教故事中的种种场景。

离开大雄宝殿，来到二进院，主体建筑藏经楼映入眼帘。这是一上阁下洞的双层复合体，六根大柱把上下紧紧连在一起，浑然天成。洞名乘息洞，阁曰文殊阁，洞门石柱上淋漓酣畅的墨迹为傅山先生手书，颇为珍贵。藏经楼东侧的红叶洞，是傅山先生曾经读书行医的地方。站在红叶洞前，仿佛看到了傅山先生在这里潜心研究学问、为百姓治病的情景，心中对这位明末清初的学者充满了敬意。

继续往后走，便来到了三进院的主建筑千佛殿。殿内供三世佛、四大菩萨，三面墙壁共有870多尊佛像，让人眼花缭乱。殿前的牡丹池内，原有500多年前的牡丹，可惜被毁，如今只留下了空荡荡的池子，让人不禁为之叹息。

多福寺，不仅是佛教文化的瑰宝，也是太原人民的骄傲。

状物



山西博物院藏伯旅父簋

阿 楠 绘

一块钟山表

李 清

整理物品时，看到一块静静躺在木盒里的老手表。那是40年前，父亲30来岁时买的。

这是一块由南京手表厂生产的“钟山牌”手表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钟山表风靡全国，成为国产五大名表之一，表盘上的“钟山”二字，成了那个年代朴素的荣耀。

那时父亲在乡镇企业当干部，大家生活水平普遍不高。当时城里的干部、国企职工手腕上悄悄多了块亮晶晶的手表，滴答声里藏着体面。这股风尚也慢慢吹到了乡镇。父亲工资不高，硬是省吃俭用攒了好久，才凑够了买表的钱。当时一块钟山表三四十元，还得凭票供应，父亲想了很多办法才把这块表捧回家。

这块钟山表有着简洁的白色表盘，没有花哨的纹饰，秒针末端嵌着小小的红箭头。钟山表的走时精度让人信赖，成了父亲上班、开会的可靠伙伴。

记得父亲买回表后，简直把它当成了珍宝。隔几天就会趁着睡前的灯光，小心翼翼地

捏着表把上弦。父亲还说过，在物资紧缺的年代，江苏省常拿钟山表到外省去换木材、煤炭，用于地方工业生产。特别是南京长江大桥建设时，通过“手表换钢材”，换回了许多建设大桥所需的钢材。听着这些故事，我越发觉得这块表金贵。

这块表的质量很好，父亲戴了十几年，表链磨得发亮，却从没出过大毛病。后来家里添了挂钟，手表渐渐不再是必需品。加上机械表总要上弦，父亲便换了石英表，把这块钟山表收了起来。又过了些年，手机普及了，戴手表的人越来越少，老式机械表早已淡出了日常，成了博物馆或旧货市场里的展品。

这块老手表除了金属表链有些许锈迹，表盘积了层薄灰，其他地方都完好无损。我用布把它擦干净，上好发条，指针竟然还能走动。我把它戴在手腕上，仿佛听见了当年父亲上弦的轻响，听见了厂里车床的轰鸣——那些藏在齿轮里的岁月，原来从未真正走远。